

九日羅山遇雨（山屬鄭氏舊營址）

宋永清

蕭蕭風雨度重陽，匹馬羅山舊戰場。白髮漸隨秋色老，黃花¹空憶故園香。雲迷古樹千峰遠，霧鎖清溪²一水長。萸酒³年年常醉客，爭雄壁壘幾滄桑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陽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壹冊，原載六十七編著《使署閒情》。「羅山」為「諸羅山」之簡稱，即今嘉義市。諸羅山位於平原與丘陵的交界，東倚阿里山山脈，西望嘉南平原，原為平埔洪雅族諸羅山社之所在。相傳荷蘭、鄭氏王朝時期曾派兵駐守，清代定為諸羅縣縣治，也成為臺灣開發史上早期的城市之一。也因為這樣的歷史沿革，讓前來代理諸羅知縣的宋永清興發感受。

首聯描述作者在風雨交加的重陽節，隻身來到諸羅縣城這個歷代諸多勢力爭奪的重要城市。頷聯從景物入筆，在菊花盛開的佳節，看著日漸深濃的秋色，感嘆自身年華老去，不由得思念遠在華北的故鄉。頸聯將視野拉展開來，遠望東方群山，在雲層覆蓋的山上滿是古老的樹林。被雲霧遮蔽的溪水更是漫漫長流，終年不竭。尾聯總的提煉生命經驗，每當喝了重陽節的茱萸酒，就象徵又過了一年，又增長了一歲。但相較於諸羅縣城的歷史變化，卻是微不足道。這些自然與人文地景在詩中出現，象徵諸羅歷史的淵遠流長，更顯現人類生命的短暫與渺小。宋永清此詩，藉由重陽節的自然景象與諸羅縣城曾經歷多次政權轉移的歷史典故，來抒發自身年華老去的感嘆，以及對故鄉的思念。這也是清領時期奉派來臺的遊宦文人，經常在詩作裡展現的愁緒。

【作者】

宋永清（?-?），號澄菴，山東萊陽（今山東省煙臺萊陽市）人，漢軍正紅旗監生。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，由汀州府武平縣（今福建省龍岩市）知縣調補臺灣府鳳山縣知縣。在臺期間，除本職外，更二度代理諸羅縣知縣。任內負責重修鳳山縣縣治興隆莊（今高雄市左營區）縣學，添建明倫堂與教官廨舍，新建興隆莊鳳山縣義學，並置義學學田，廣設社倉，以備荒年。更疏濬鳳山縣治興隆莊之蓮花潭池水（今高雄市左營區蓮池潭）以利灌溉。宋氏善察民情，推廣文教，頗有政績。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秩滿後，陞任直隸延慶州（今北京市延慶區）知州。宋永清工於詩，著有《溪翁詩草》。

【注釋】

1. 黃花：菊花，秋季盛開的花卉，在詩中常為重陽節的代表。
2. 清溪：應指嘉義市南邊的八掌溪。古來由臺南府城到諸羅縣城常需渡過八掌溪。
3. 萸酒：用茱萸果實釀造的藥酒。古人習慣於重陽節時頭插茱萸枝、配戴茱萸囊，或喝茱萸酒，以祈長壽或驅邪。

樣圃（丙申，余修志於此，因為題額）

陳夢林

小圃茅齋曲徑通，參天老樹鬱青蔥。地高不怕秋
來雨（縣治秋霖¹，比屋²蒸濕。惟此地獨乾），暑極偏饒³午後
風。海外雲山新畫卷，窗間花草舊詩筒。莫愁紙
盡無揮灑，纔種芭蕉綠滿叢⁴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東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壹冊，原載周鍾瑄主修《諸羅縣志》。陳夢林兩度來臺，第一次應諸羅知縣周鍾瑄之邀，負責編修《諸羅縣志》，而此詩題目小注：「丙申，余修志於此，因為題額」，丙申年為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，即指此時。而所謂「題額」，意即題寫門楣或匾額，也是說他為諸羅縣署衙後方的樣子林題上「樣圃」兩字。樣，音尸才，就是芒果。樣圃又稱樣子林，用現代的語言說就是芒果園。當時的名稱除了「樣」之外，尚有「椽果」、「番樣」、「番蒜」，原產於印度，是荷蘭人引進的外來種，對於中國來的官吏而言，則是未曾見過的新奇之物，故多為歌詠。芒果除了當水果以外，尚有與醬油或鹽同食，或是曬乾用糖蒸拌以久藏，或是搗而醃之，稱為「蓬萊醬」，是當時的珍饈。番樣曾經進貢給康熙皇帝，卻被斥為「乃無用之物，再不必進」。

此詩首聯與頷聯描寫陳夢林在署衙的生活，因為臺灣的氣候濕熱多雨，唯縣治後方高地的芒果園老樹成林，鬱鬱蒼蒼。暑熱時節不但有清風吹拂，且乾爽宜人。雖為「樣圃」題字，但此詩並不直接描寫芒果的風味與樣林風情，而是因為這種異域的新鮮感，給他帶來好心情。頸聯和尾聯表達海外「新畫卷」與「舊詩筒」新舊交錯而無違和感，可以盡情揮灑他的熱情與才情。最後以「纔種芭蕉綠滿叢」作結，顯示臺灣充滿綠意的新希望，而芭蕉葉可以寫字，是文人隨身的「天授名箋」，可隨時換寫，不愁沒有紙箋，可說是美趣天成，情韻十足。

【作者】

陳夢林（1664-1739），字少林。福建漳浦（今福建省漳州市漳浦縣）人。諸生。少年時期發憤讀書，稍長留心經世之學。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，應周鍾瑄之邀，來臺主持纂修《諸羅縣志》，後人如謝金鑾、連橫等皆稱許為臺灣方志第一。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朱一貴事起，陳夢林應南澳總兵藍廷珍之邀來臺，參贊戎幄，為藍廷珍擬策，上呈總督覺羅滿保，獲總督欣賞，遂延為幕賓。事平，堅辭功賞，返歸故里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再遊臺灣，數月後離去。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因病卒于故家「他齋」，年七十六。生平著書五種，其中《臺灣遊草》、《臺灣後遊草》、《遊臺詩》一卷等係遊臺所著。

【注釋】

1. 秋霖：秋天下的大雨。
2. 比屋：比，接連。比屋，一棟接連一棟的房屋。
3. 饒：豐富。
4. 纔種芭蕉綠滿叢：芭蕉容易種植，短時間內即葉大成蔭，綠滿窗前，故有「綠天」的雅稱。

積雨書懷

張湄

吹浪鯨魚¹匝地雷²，門扃³碧水蘚花⁴堆。情緣一
雨分憂喜⁵，信隔重溟罷往來⁶。蟲韻入窗秋燭
冷，漏痕⁷侵枕古牆頹。披襟中夜聽殘溜⁸，小篆
銅爐自撥灰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灰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貳冊，原載張湄《柳漁詩鈔》。乾隆六年（1741）張湄擔任巡臺御史兼理學政（-1743），主要的任務是巡行臺灣各地，考核吏治得失，而後將稽查所得，奏報朝廷。這首〈積雨書懷〉寫的是面對臺灣久雨不止，交通阻滯，消息難以傳遞，焦慮鬱悶的心情。

首聯寫張湄任職的府城，瀕臨臺江內海，在秋季依然海浪洶湧，如鯨魚吞吐浪花，加上轟隆震地的響雷，帶來豐沛的雨量。苔蘚叢生的門戶飽蘸水氣，有若一幅翠綠的渲染畫。頷聯由景入情，秋雨不斷，道路泥濘，阻隔了兩岸的訊息，使得銜命巡行的他，因擔心無法如期完成使命，益添愁懷。頸聯與尾聯，透過聽覺、視覺與觸覺，寫冷秋夜雨的寂寥。「蟲韻入窗」、「夜聽殘溜」以細筆寫夜不眠時入耳的聲籟：唧唧蟲鳴，滴答雨聲。雨，不只在窗邊，在簷下，更滲入頹圯的古牆。到夜半依然難以成眠，詩人只好披衣而起，在濕寒的雨聲中，冷冷的燭光下，兀自撥弄刻有小篆的銅爐灰燼。最後帶出微微有溫度的句子，然而，小爐中的餘灰，如何抵得過冷秋的寒雨？全詩在孤獨寂寥的氛圍中，緩緩收筆。

【作者】

張湄（?-?），同前，頁29。

【注釋】

1. 吹浪鯨魚：鯨魚噴氣，吞吐浪花。
2. 匝地雷：匝，音ㄉㄧˊ，環繞。地雷，震撼大地的雷聲。
3. 門扃：門戶。
4. 蘚花：蘚，音ㄒㄧㄢˇ，生長在生長在陰溼地區的孢子植物。蘚花，苔蘚叢生於石上形成的斑痕。
5. 情緣一雨分憂喜：心情因為這次的久雨，由喜轉憂。
6. 信隔重溟罷往來：書信因為久雨，加上海洋的重層隔絕，停止往來。
7. 漏痕：破屋牆壁滲水的痕跡，在此指滲入古牆的雨水。
8. 中夜聽殘溜：溜，音ㄌㄧㄡˋ，順著屋簷滴流下來的水。中夜，半夜。

噶瑪蘭重陽

楊廷理

身安異域便為家，肯向空山惜歲華。半雨半晴天
氣象，如癡如夢我生涯。塵冠甫拭無須正，濁酒
能沽¹不用賒²。吟興問誰詩思美，催租³且漫任喧
嘩（時議催徵）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麻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參冊，原載楊廷理《東遊草》。噶瑪蘭為宜蘭的古地名，又稱「蛤仔難」。此詩約寫於嘉慶十四年到十五年（1809-1810）之間的重陽節。楊廷理五次進入噶瑪蘭，以宜蘭設治擘劃為其成就的具現。楊廷理曾自述十五年間（1795-1810）往來於臺灣、北京、廈門、噶瑪蘭，東西南北奔走，職務多變，「大半塵勞，不勝惆悵」。一生仕宦歷程，經貶謫遭忌，顛沛流離，對於王朝，始終效力，忠心耿耿。這首寫於重陽節的詩，重點並非放在自己的佳節思親，而是開發蘭陽以及徵稅問題，可見其對噶瑪蘭的重視。

此詩首聯點出楊廷理對於宜蘭的情感，不但不以身在邊疆異域為苦，反而認為只要內心安寧，便可以「異域」為家。他不惜消磨歲月，長年投注心血於噶瑪蘭之開闢，雖然此時已經老了，本該安養天年的六十多歲老人，還為宜蘭設廳之事奔波。頷聯「半雨半晴」是噶瑪蘭當地天氣的實指，也暗示現實人事的浮沉不定，所以後面以「如癡如夢」作為他生涯遭際的寫照。宦海浮沉、苦樂參半的人生，如同置身於這雨多於晴的地區，如癡似夢的生活。頸聯寫面對人生的無常，「塵冠甫拭無須正」，宣示著一種人生態度，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，他兩袖清風，有濁酒澆愁，瀟灑自得。尾聯強調他詩歌的創作以思無邪為美，正是他人品性格的寫照，面對倡議設廳治事的諸多風波，仍處之泰然。此詩寫出了楊廷理一生多困頓挑戰，依然從容處事的豁達情懷。

【作者】

楊廷理（1747-1813），字清和，號雙梧。廣西柳州（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）人。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以拔貢生入京，次年朝考一等第一名，以知縣任用，曾三度到臺灣任官。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第一次來臺，出任臺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，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因林爽文事件守城有功，升任臺灣府知府（四十一歲）。嘉慶元年（1796）因昔日任侯官縣知縣時期虧空事被告發，遭謫放伊犁（今新疆伊寧市）八年，期滿還鄉。因虧空尚未歸還，無法復職，幸臺灣仕紳募資為其償還庫餉。楊廷理一生宦場經歷與臺灣密不可分，可謂知臺者，尤其於噶瑪蘭有創治之功，許喬林稱許謂：「祈連萬里，臺澎三至，游岑嘉州未到之境，創藍鹿洲未建之助哉！」（《知還書屋詩鈔·序》）。著有《東瀛紀事》、《議開臺灣後噶瑪蘭節略》，生前詩集九種，包括《西來草》、《東歸草》、《南還草》、《北上草》、《再來草》、《雙梧軒詩草》、《東遊草》等，後編為《知還書屋詩鈔》十卷。

【注釋】

1. 沽：買酒。
2. 賒：音尸才，買賣貨物時先記帳，延期付款。
3. 催租：催收租稅。乾隆末年已有吳沙等民人擅自進入宜蘭地區開墾，至嘉慶年間已經開發過半，始終處於無政府的狀態，因此一再要求開租以取得開墾的合法性。楊廷理也意識到宜蘭地區開闢的重要性，一再建議設廳治之事，卻被高階官員阻擋而遷延。此詩的「催租」與詩末自注「時議催徵」，就是指宜蘭設治的急迫性。

北郭園即事

鄭用錫

愧無廣廈庇歡顏¹，舞鶴匡床²日往還。四壁絲匏³
有文字，數村松竹是家山⁴。天教境界鄰城郭，地
幸喧囂隔市寰⁵。我本武陵新避世⁶，蒼苔十里掩
柴關。

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刪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陸冊，原載鄭用錫《北郭園全集》。題目〈北郭園即事〉，乃就當前在北郭園所見事物為題材書寫，約寫於咸豐初北郭園完工之後。該園位於竹塹城（今新竹市）北門外，鄭用錫借用唐代詩人李白的詩句；「青山橫北郭」（〈送友人〉）為自己的庭園命名，與新竹潛園、臺南吳園、板橋林家花園、霧峰萊園並稱為臺灣五大林園。據鄭用錫〈北郭園紀〉記載，從鄰居買得土地之後，由次子鄭如梁以昂貴的價格，儲備材料，招集工人，精心建造。前後三、四層，堂廡十數間，鑿池通水，積石為山，樓亭花木，無不周備。為此，鄭用錫特別為北郭園題了「八景」：小樓聽雨、小亭春望、蓮池泛舟、石橋垂釣、小山叢竹、深院讀書、曲檻看花、陌田觀稼，頗具園林之美。

首聯自云這座林園，沒有千萬間高大寬廣的建築，提供天下寒士居住，只容自己像閒雲野鶴般自在往來。接著由裡而外，層層推擴，突顯北郭園的空間特色。頷聯從室內寫及室外：北郭園落成時曾有多位文士在此題詩祝賀，書齋裡都是琴瑟笙竽，可見園中人的詩文及音樂涵養。書齋外，種植了許多松竹，適足以作為此園之特色，同時也是園主人清剛節操的表徵。頸聯則以俯瞰的視角，指出北郭園位於竹塹城北門外，隔離了城市的喧鬧，而得以安靜養閒。尾聯由外境，回

到心境。鄭氏建造此園的目的在：「買山歸隱，以樂殘年」（〈北郭園記〉）。北郭園的建造，讓他猶如武陵人剛剛進入不染塵俗的桃花源，歸隱的愉悅，使得末句「蒼苔十里掩柴關」在寂寞、清冷中，自有寧靜安然之美。

【作者】

鄭用錫（1788-1858），字在中，號祉亭。原籍福建漳浦（今福建省漳州市漳浦縣），明末先祖遷居金門浯江，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父鄭崇和移居臺灣後壠（今苗栗縣後龍鎮），嘉慶十一年（1806）又遷往竹塹，於是落籍當地。鄭用錫於道光三年（1823）考取進士，有「開臺黃甲」之譽。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入京任官，簽分兵部武選司行走，次年補授禮部鑄印局員外郎兼儀制司事務，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乞養歸里。返鄉後，開始興建自宅，即「進士第」。在鄉期間，致力於文教之推展，樂善好施，無論築城、修橋、造路、賑濟飢寒孤寡，皆不遺餘力。曾擔任明志書院山長（約1829-1834、1852-1857年間），努力栽培後進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英艦來犯大安港，鄭氏招募鄉勇抵禦，獲賞戴花翎。咸豐三年（1853），漳泉械鬥紛起，撰〈勸和論〉（1854）挺身勸解，獲保全者不少。咸豐元年（1851）開始修築「北郭園」，此庭園與林占梅「潛園」，成為北臺重要的文學活動據點。鄭氏工詩文，詩歌淺顯質樸，不事修飾。清人楊浚認為其詩屬宋代邵雍擊壤吟的流行，頗加推許。曾與堂弟鄭用鑑合撰《淡水廳志初稿》（1834），後世纂修者多以此為基礎。又著有《周禮解疑》、《周易折中衍義》、《北郭園全集》。逝後於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獲祀鄉賢祠。

【注釋】

1. 愧無廣廈庇歡顏：廣廈，高大的建築物。庇，音ㄅㄧˋ，保護。歡顏，快樂的容顏。此句典出杜甫〈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〉：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。
2. 舞鶴匡床：舞鶴，如鶴鳥輕舞，瀟灑自在。匡床，方正而安適的床，此指舒適的庭園。

3. 絲匏：古樂八音之二，絲包括琴、瑟，匏包括笙、竽。
4. 家山：故鄉。
5. 市寰：市集人居之地。
6. 我本武陵新避世：新，剛剛。據陶淵明〈桃花源記〉，東晉時有武陵人誤入桃花源，離開後再去便找不到路徑。鄭用錫在此自比為初入桃花源的武陵人。

登十八峰感懷

林占梅

平居¹每覺人情逼²，到此方知地步寬。遠水迢遙³
疑匹練⁴，亂雲重疊似層巒⁵。一輪斜照⁶山川現，
九月高秋⁷草木寒。北望神京⁸惆悵⁹久，中流¹⁰
何日靖¹¹狂瀾¹²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寒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柒冊，原載林占梅《潛園琴餘草》。十八峰即十八尖山，佔地五十三公頃，位於今新竹市東區，乃由十八座淺峰組成的丘陵地形，最近峰僅約一二九公尺，平均高度約五十公尺。清領時期土牛紅線經過十八尖山，是原漢界山。在山區向西北方可眺望新竹市景，向西亦可遠望臺灣海峽，是新竹地區居民平時遊憩的重要景點之一。林占梅為竹塹巨富，多次協助朝廷，功業彪炳，但登高感懷，仍有無限感慨。

首聯指日常生活經常為被人情庶務緊逼，身不由己，由十八尖山登高望遠，才感受到天地的寬闊。頷聯從視線所到之處，具體描寫這種開闊感：登山峰可看見遠方的頭前溪與鳳山溪，如白絹般綿渺無邊際。白雲層疊如重巒疊障，空間上下延展，天地更壯闊。置身於此，仰觀宇宙之大，令人心曠神怡，盤桓徘徊，不知不覺已是夕陽西下，適逢天高氣爽的秋天，也令人略感寒意。頸聯從時間、時序的變化，帶出年華老去，盛年不再的焦慮，頗有〈離騷〉：「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」的意味。林占梅擔心個人命運多舛，壯志難酬，以未能匡世濟民為憂。尾聯「北望神京惆悵久，中流何日靖狂瀾」，面對動盪不安的局勢，希望自己還能有效力朝廷的機會，流露出儒者憂國憂民的濟世情懷。

【作者】

林占梅（1821-1868），字雪村，號鶴山，別號巢松道人。淡水

廳竹塹（今新竹市）人。祖父林紹賢（1761-1829）經辦臺灣鹽務，為竹塹巨富。父林祥瑞（1797-1826）早卒。林占梅急公好義，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，因捐防雞籠（今基隆市）英軍之犯，獲貢生加道銜。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，因捐防八里坌（今新北市八里區），獲知府即選。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，募勇扼守大甲溪，絕嘉、彰各邑漳泉械鬥蔓延，賞戴花翎。咸豐三年（1853），林恭事變，協辦全臺團練，捐津米三千石，准簡用浙江道。咸豐四年（1854），克復艇匪黃位之亂，加鹽運使銜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毀家紓難，協助朝廷平戴潮春事件，加布政使銜。晚年因林、鄭二家訟事，鬱抑而卒。林占梅擅音律、書畫、騎射諸藝。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構築潛園，成為北臺文人聚會之所。著有《潛園唱和集》二卷、《潛園琴餘草》八卷，其中《潛園唱和集》已佚。存詩近二千首，徐宗幹評其詩「和靜清遠、古澹恬逸」、「詩味多琴味」。

【注釋】

1. 平居：平日。
2. 逼：近，狹窄。與下句的「寬」相對。
3. 迢遙：長遠、遙遠。
4. 匹練：一匹白絹。
5. 層巒：山峰重疊，連綿不斷。
6. 斜照：夕陽、斜陽，傍晚西斜的陽光。由十八尖山往大海望去，恰可見夕陽西下。
7. 高秋：天高氣爽的秋天。
8. 神京：首都北京。
9. 惆悵：悲愁、失意。
10. 中流：中流砥柱的簡筆，比喻獨立不撓、力挽狂瀾的人。
11. 靖：平定。
12. 狂瀾：洶湧的波濤，比喻時勢、潮流的衰頹，如同巨浪傾瀉一般，難以遏止。

述癖

林占梅

痴嗜¹何須笑古人，天將奇癖付吾身。購琴價重甘捐產，養鶴糧多肯指困²。藏酒款賓非自飲，解囊贈客不言貧。耽吟更至忘眠食，一字推敲苦費神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真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捌冊，原載林占梅《潛園琴餘草》。題面為自述積習癖好，實則以癖借代指涉人格特質，故〈述癖〉宜作〈自述〉解讀。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潛園興建完成，詩人主持風雅，文酒之會，冠於北臺。文本應作於此後，回顧行誼故能綜攝提挈，形象鮮明。

首聯就癖引題，自述天賦奇癖。著一「天」字，暗示需與材性關聯，絕非僅如痴嗜之類後天積習。頷聯舉獨樂之癖，一為重金購買好琴，一為視鶴如子。古來名士往往彈琴長嘯，以修身養性，超拔脫俗返其天真。鶴作為華夏文化符碼，鶴立雞群、閒雲野鶴、梅妻鶴子等，都象徵修身潔行、自在超然之意。詩人天資聰穎，寄情於詩畫音律，而無意於制藝舉業。琴鶴之好是形跡，性情曠達不羈才是天賦所在。頸聯向外推擴，敘與眾同樂之癖。藏酒款賓，解囊贈客，都是分享、推愛。此種豪邁慷慨的舉動，表現在地方上是濟困扶危，或救濟貧窮，或捐資官府，甚而協辦軍務。於詩文酒會場合，則是主持風雅，禮遇名士。尾聯收攝聚焦於個人詩文創作之癖。看似另舉一癖介紹，其實具有一份綜理歷史現場的得意。《潛園唱和集》，收錄潛園吟社文獻；《潛園琴餘草》之作，紀錄詩人悲欣交集的一生，就是具體的證明。至此而詩人慷慨任俠、風流倜儻的名士形象，已躍然紙面。此詩乍讀如排比諸癖，體式不切。仔細品嚼，殆有歐陽修〈醉翁亭記〉的思理，藏酒款賓不在飲，在乎詩文雅集之間。聚能同其樂，退能述以詩者，潛園主人也。故〈述癖〉所彰顯者是潛園主人的人格。

【作者】

林占梅（1821-1868），同前，頁168-169。

【注釋】

1. 痂嗜：南朝劉邕有愛吃瘡痂的癖好，後引申為喜愛醜惡事物的怪癖。
2. 指囷：囷，音ㄩㄣˇ，圓形的穀倉。指著穀倉的糧食，表示願意慷慨資助他人。此處指養鶴不吝惜穀糧。

歸臺

謝道隆

腥風吹到劫灰飛¹，海島孤懸困四圍²。避地人³
因驚鶴唳⁴，覓巢鳥⁵為戀雛歸⁶。重分社肉⁷情
猶洽⁸，再整門楣⁹事已非。無奈深山狼虎穴¹⁰，
夷齊難採首陽薇¹¹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微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拾壹冊，原載謝道隆《小東山詩存》。詩題「歸臺」，指乙未割臺西渡後，謝頌臣從廣東返回臺灣。謝頌臣曾與丘逢甲共同參與乙未抗日保臺，事敗後攜妻子呂氏及長子春池西渡。初始先在丘逢甲廣東鎮平（今廣東省梅州市蕉嶺縣）故居短暫停留，隨即輾轉回大埔縣桃源村（今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）祖居。由於大埔謀生困難，父母之墳都在臺灣，加上次子秋涓來信說臺灣已穩定，幾經波折，遂又返臺。

此詩約寫於割臺次年（1896），謝頌臣自廣東返臺定居時。詩中描寫戰亂中環境的險惡，現實生活的考量，親情的牽掛，以及身處殖民統治，個人出處進退的艱難，可和他的〈割臺書感〉、〈避地鎮平作〉等詩歌一起看。首聯寫戰爭爆發，臺人孤軍奮戰的困境；頷聯寫他逃難西渡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處處充滿生命威脅的陰影，但內心仍時時牽繫在臺的兒女。頸聯寫返臺後的處境。歸臺後族人感情雖然依舊，但是要重整門楣，卻是困難重重。尾聯寫返臺之後，面對殖民統治，思索著自我的定位。如何重新調整自己的角色？渺小的個體如何與大時代抗衡？詩歌中我們看到一個處在變動的大時代洪流裡，詩人艱困而無奈的抉擇：政權上歷經清國、臺灣民主國到日本殖民，空間上則從臺灣到廣東再回臺。這種對「國」、「家」認同的流動和擺盪，正是那一代士人的悲歌。謝頌臣沒有選擇回歸祖國、祖厝，卻回到臺灣的家鄉定居，沒有了「國」，或許「家」就成為最重要的歸宿。時不我與，而今不能做政治的改變，故轉而保持延續文化的尊嚴，此詩當作如是觀。

【作者】

謝道隆（1852-1915），字頌臣。臺灣縣揀東上堡葫蘆墩（今臺中市豐原區）人。先祖自廣東渡臺，營商致富。早年受業於苗栗謝錫朋，後於文英書院從吳子光學，與筱雲山莊呂氏兄弟為同學至友。光緒元年（1875）考取臺灣府學生員。光緒十六年（1890）應大雅張泉源之請，授徒於「學海軒」，入門弟子有傅錫祺、張書炳等人。乙未割臺之際，應表弟丘逢甲之請，帶領誠字正中營駐紮在頭前庄（今新北市新莊區）。事敗，攜妻子呂氏與長子謝春池遠避廣東鎮平，後輾轉遷居廣東大埔。翌年（1896），因生活困窘而返回臺灣。最初曾擔任區長、公學校學務委員等職，後於葫蘆墩（今臺中市豐原區）開設泰和藥鋪，以醫術濟人。晚年於臺中大坑興築別業，稱「小東山別墅」，招攬詩人名士相互唱和。「櫟社」詩人張麗俊、傅錫祺等人，亦常與之往來，並於大甲溪畔之科山自營生墳，廣邀詩人作詩歌頌此事。後蒐集八十二位詩人為生墳所題詩，刊為《科山生墳詩集》。另有個人著作《小東山詩存》。

【注釋】

1. 腥風吹到劫灰飛：腥風，風裡夾著腥味，喻充滿凶險殺戮的氣氛。劫灰，劫火燒剩的灰燼，用以喻災難的遺跡，典出《三輔黃圖·漢昆明池》。腥風、劫灰，都指戰爭。
2. 海島孤懸困四圍：指清廷割讓臺灣，臺人不願割讓，四處奔走、上書、抗日，如困獸之鬥。
3. 避地人：指避亂西渡的臺灣人。
4. 鶴唳：鶴鳴。形容因戰亂而驚恐不安的情況。
5. 覓巢鳥：詩人自喻西渡後，返回廣東大埔縣桃源故居一事。
6. 戀雛歸：謝道隆離臺時，僅攜妻子呂氏及長子春池同行，次子秋涓、四子秋濤、五子春源以及三個女兒都暫寄佃農家。此指因放心不下在臺灣的幼子，而歸心似箭。
7. 社肉：古時鄉俗，於春秋兩次祭土地神，稱社日，祭神結束後，將作為祭祀品的牲畜熟肉分給各家，以求降福。
8. 洽：融洽，彼此感情好，沒有隔閡和抵觸。
9. 門楣：門框上端的橫木，指家族的社會地位及聲望。

10. 深山狼虎穴：喻極其危險的地方。此指日人高壓統治下的臺灣。
11. 夷齊難採首陽薇：夷齊，伯夷叔齊。首陽薇，即首陽采薇，典出《史記》卷六十一〈伯夷列傳〉。伯夷、叔齊因為不認同武王伐紂，採薇首陽山，終餓死。此用夷齊不食周粟典，卻又說「難採首陽薇」，點出面對政權轉移後的困境。

臺感 六首之五

許南英

臺灣蠻語埋冤字¹（見《臺灣志》），我道無冤不用埋²。
天演³例原優者勝，地歸⁴民定與之偕。青衫落第
憐昭諫⁵，黃絹⁶多才老伯喈⁷。時景自甘心自苦，
殘棋一局費安排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佳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拾壹冊，原載許南英《窺園留草》。〈臺感〉六首之一云：「已別鄉關十六年」，此詩約寫於宣統元年（1909）。第一首從當下時間寫起，回顧他十六年來離開故鄉的心情，從乙未割臺、抗日、離臺，往事不堪回首，對於有人指責棄臺西渡一事，他捫心自問，絕對問心無愧。第二首寫他的家世，從遠祖入臺，九代敷榮，詩禮傳家，感念先人恩澤，充滿離懷別緒。第三首逕寫對臺灣舊居故人的思念，記掛親友的安危，卻只能翹首盼望。第四首則是與他個人的事蹟有關，描述乙未期間他毀家紓難，帶鄉勇征剿屯匪事，以及日人多次想收攏他，要他辦保良局，頒徽章給他叔父，稱許他為「名譽家」，將他的照片放在警察廳事供瞻仰，甚至還寫信邀請他返臺。本詩承第四首，許南英拒絕日人召喚回臺，並藉此表白他一生的出處進退。

此詩開首以「臺灣」／「埋冤」的傳說，寄寓臺灣的不幸是宿命，但隨即詩人翻轉此義：「我道無冤不用埋」，為什麼？頷聯給出答案：因為物競天擇，優勝劣敗，清廷的戰敗割臺，就是例證，毋須怨恨，如今清廷割地與臺人抗日，結果都已成定局。頸聯寫他年輕時恃才傲物，功名不遂，如今縱有才華，卻已時不我與。尾聯表達自己的心意：儘管薄宦浮沉，晚景飄泊，我卻依然甘之如飴，正好也回應前面的「我道無冤不用埋」。對許南英而言，大局時勢已定，但關於個人出處進退，他堅持做自己，詩語中的「我道」、「自甘」、「自

苦」，都一再強調這種自我的主體性，所以六首之六云：「他生或者來觀化，不願今生作殖民」，已做了選擇，何怨之有！

【作者】

許南英（1855-1917），同前，頁61。

【注釋】

1. 埋冤：據連橫《臺灣通史》載，臺灣因山林未伐，多瘴癘之氣，許多移民來臺者染病客死異域，故有「埋冤」之名。但也有學者指出，臺江內海的大海灣，簡稱「大灣」（Tayouan），後來自泉州、漳州、福州、潮州等移民不同口音，出現「大員」（福州音）、「大圓」（漳州音）、「臺灣」（泉州同安、廈門音）等發音相近、用字不同的寫法，「大冤」、「埋冤」的說法應屬附會。
2. 埋：此處為雙關語，既是承上句的埋葬，但也有埋怨之意。
3. 天演：即天演論，係嚴復譯自赫胥黎《進化論與倫理學》而來。強調大自然的生存競爭，優勝劣敗。
4. 歸：歸屬，或眾望所歸之意。
5. 昭諫：唐朝詩人羅隱（833-910），字昭諫。史書記載，羅隱恃才傲物，詩文以譏刺為主，為公卿所惡，故六舉不第。許南英藉此以自喻。
6. 黃絹：即東漢蔡邕讀曹娥碑文，題「黃絹幼婦，外孫齏白」（絕妙好辭），典出《世說新語·捷悟》。
7. 伯喈：喈，音ㄐㄞ。伯喈，即蔡邕，字伯喈。此處詩人以蔡邕自喻。

別臺作 三首之三

施士洁

百雉高城赤堞西¹，鷓鴣²啼罷子規³啼。樓前人去如黃鶴⁴，夜半軍來盡水犀⁵。鬼已無頭怨羅刹⁶，僧猶有髮愧闍黎⁷。逐臣不死懸雙眼⁸，再見英雄縛草雞⁹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齊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拾貳冊，原載施士洁《後蘇龕合集》。為組詩〈別臺作〉三首之三，寫於乙未（1895）施士洁離開故鄉臺南之際。馬關條約簽訂後，臺灣人民不服清廷決議，試圖組織民主國抗拒割讓的命運。但是，大勢已去，時局難挽。施士洁與部分仕紳一樣，選擇離開故鄉，渡海西去，尋求另一種安身立命的方式。當年與父親施瓊芳先後取得進士，在臺南擁有極高的聲譽，而今遽然與家鄉割離，心中有萬分的不捨，更有強烈的憤恨感傷。

首聯以具張力的兩個面向，寫離臺的場景。首先描寫赤崁樓高聳矗立於府城之西，呈現雄闊壯偉的視覺空間，這原是帝國權力的象徵。次句從聽覺下筆，充滿思歸愁緒的鷓鴣與子規啼聲，如水流般渙漫而至，摧毀這高大城牆所象徵的宏偉意象。頷聯是一組動態的描寫：赤崁樓前所有曾經活躍過的身影，如今皆已如乘鶴的仙人，杳然西去；而大批從安平登陸的，全都是戰力強大的日本水師。在一往一來中，政權已然易幟。頸聯寫為守臺灣而戰死者的怨憤，與棄地遺民的無奈。戰士身軀已死，而亡魂積憤猶深，如羅刹惡鬼。至於苟全性命的仕紳，則如出家僧人卻仍帶髮，有愧於當初教授戒律的導師。尾聯用伍子胥抉眼懸東門，以觀越之滅吳的史事，強調割臺的悲憤。詩人期待有朝一日，能親眼看到像鄭成功那樣勇健果敢的英雄，以雷霆萬鈞之力，摧毀入侵的異族，收復臺灣。

【作者】

施士洁（1856-1922），同前，頁56。

【注釋】

1. 百雉高城赤堞西：雉，古代計算城牆面積的單位。長三丈，高一丈為一雉。百雉，形容城牆高而寬廣。堞，音勿一世ㄛ，城上如齒狀的矮牆，此處指赤堞樓。
2. 鷓鴣：鳥名。為中國南方留鳥。古人諧其鳴聲為「行不得也哥哥」，常用以象徵思念故鄉。
3. 子規：杜鵑鳥。傳說古蜀王望帝，為除水害，將王位禪讓給宰相開明，自隱於西山。死後魂化為子規，啼聲哀戚。典出《華陽國志·蜀志》。
4. 樓前人去如黃鶴：曾活躍在赤堞樓前的人，像當年的仙人乘黃鶴般，消失不見蹤跡。典出南朝梁·任昉《述異傳》。
5. 水犀：犀牛的一種，因在水中，故云。形似豕而大，皮有珠甲，可用以製作戰士的盔甲，在此指裝備精良的水師。典出《國語·越語》。
6. 羅刹：印度教神話體系中一種魔怪，像兀鷲或狼一樣捕食人類。據慧琳《音義》。
7. 閻黎：佛教用語。即阿闍梨，指教授弟子，使其行為端正合宜，而自身又堪為弟子楷模之導師。
8. 逐臣不死懸雙眼：逐臣，被朝廷放逐的臣子，此指被吳王放逐的伍子胥，臨終前交待舍人要抉其雙眼懸吳國東門之上，親眼看見越國入侵滅吳。典出《史記·伍子胥列傳》。
9. 草雞：據江日昇《臺灣外記》記載：「明萬曆年間，廈門海濱劈開一石，隸篆鳥跡，識者曰：『草雞夜鳴，長耳大尾，銜鼠干頭，拍水而起。殺人如麻，血成海水。揚眉於東……』」。「雞」為十二地支的「酉」，合草頭、長耳、大尾為「鄭」字，說的是鄭氏家族五代興衰的預言。

孟秋二日重遊新竹書感 二首之一

鄭家珍

客裡驚心又早秋，金山¹磧水²足勾留³。雪痕渺渺前鴻爪⁴，雲氣依依古虎頭⁵。廿載園林空夢蝶⁶，半生落拓等閒鷗⁷。東村桑梓重瞻拜⁸，迴憶⁹童年舊釣遊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尤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拾陸冊，原載鄭家珍《雪蕉山館詩集》。此詩約寫於大正二年（1913），鄭家珍西渡又返臺，於農曆七月（孟秋）重遊新竹。二十年的差距，舊地重遊，面對時空的變遷，生命的流轉，年華老去，傷感亂離的情緒特別強烈。而且此時他的身分已經從主人轉變為客人，明明是自己最熟悉的空間，卻又因為身分的轉變而有不同的感覺。

「悲秋」作為中國傳統文學中的一種重要類型，具體而深刻地見證了詩歌「抒情言志」特質與感傷基調。此詩首聯即從「早秋」時節為背景，勾勒外在景物，引發內心的悸動，帶出客愁。鄭家珍常與友人到金山頂踏青郊遊，以詩為紀。頷聯寫以往熟知的地點，留戀再三，卻也感受到二十年來，物是人非，雪泥鴻爪，渺不可尋。雖然如此，對於故鄉戀戀不捨的情感，如同那虎頭山氤氳靄鬱的雲氣，濃得化不開。頸聯再次回顧、審視自我生命的變化，半生落拓，青春不再，無法奉獻鄉梓，終究令人感到遺憾。尾聯藉由對故鄉東勢村的瞻拜，懷想那山那水那些人，以及屬於童年生活的記憶、青春夢想，試圖從中尋回自己生命的根源，字裡行間散發淡淡的哀愁。

【作者】

鄭家珍（1866-1928），字伯璵，號雪汀，淡水廳新竹東勢莊（今新竹市東區）人，祖籍福建泉州南安（今福建省泉州市）。鄭氏出身農

家，聰敏向學。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入新竹縣學，隔年歲考，遞補為廩生。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中舉。乙未割臺後舉家西渡原鄉南安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錄取福建省算術第一，進京參加會考，以會考第二等籤分閩浙贛三省鹽運大使，因時局動盪無法就任。隔年任職豐州學堂正教習。民國六年（1917）任南安縣勸學所長。鄭家珍雖然舉家西渡南安，卻又數度返臺，大正二年（1913）、三年（1914）兩度受北門鄭擎甫之邀，回臺探勘地理風水。大正八年（1919）再度受鄭擎甫禮聘來臺擔任塾師，隔年因思念親人而離職。後因南安動亂，再度攜眷歸臺，於各地開設書房，直至昭和三年（1928）返回南安。鄭家珍醉心於鑽研各項學問，除了漢學外還有天文、地理、星相、命卜，以精於算術有名於時，好鑽研西學，可謂通曉新學的舊文人。在臺期間於新竹地區開設書房，王石鵬、吳景祺、曾秋濤、鄭邦圻等人皆出於門下。為「竹社」社員，又指導弟子創設「耕心吟社」，對於獎掖漢學，傳承詩學有諸多貢獻，著有《倚劍樓詩文存》（已佚）、《雪蕉山館詩集》，與「耕心吟社」門人合輯《耕心吟集》。

【注釋】

1. 金山：即金山面，約今新竹市金山、仙水兩里，為新竹市東緣山地，稱「五步吼山」，附近有金山寺。
2. 磺水：金山附近有冷水坑溪，冷水之名以其水溫低而得名，泉自坑中流出，清泉漾碧，涼可沁脾，為新竹名勝之區。
3. 勾留：逗留。
4. 雪痕渺渺前鴻爪：渺渺，悠遠的樣子。典出蘇東坡〈和子由澠池懷舊〉：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」
5. 雲氣依依古虎頭：依依，繚繞。古虎頭，指虎頭山。
6. 廿載園林空夢蝶：鄭家珍於乙未（1895）後舉家西渡，卻又於大正二年（1913）後數度返臺，從離臺到返臺將近二十年，故云。園林，指故鄉。「夢蝶」引用「莊周夢蝶」的典故，顯示其從離臺到數度返臺虛幻如夢的感覺。
7. 半生落拓等閒鷗：半生，大半輩子。落拓，失意。等閒鷗，如同退隱閒散之人。

8. 東村桑梓重瞻拜：東村，指鄭家珍的老家東勢村。桑梓，故鄉。重瞻拜，再度瞻仰禮拜。
9. 迴憶：回憶。

謁臺北文廟感賦

顏笏山

宮牆萬仞¹ 睹重新，憶有餘灰歷劫塵。根觸² 滄桑
懷舊感，仰瞻俎豆³ 溯前陳。尼山⁴ 道統圓山外，
泗水⁵ 源通淡水濱。夫子天將為木鐸⁶，淹留⁷ 麗島
覺斯民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真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肆拾壹冊，原載林欽賜《瀛洲詩集》。昭和八年（1933）出版的《瀛洲詩集》共收錄六十五首〈謁臺北文廟感賦〉，本詩是其中之一，約寫於1932年前後。文廟為奉祀孔子的廟宇。明朝時因尊孔子為文聖，故稱為「文廟」。顏笏山拜謁的應該是大龍峒（今臺北市大同區哈密街一帶）孔廟，該廟於昭和二年（1927）興工，其間因捐款問題，工事中止。昭和十年（1935）仕紳黃贊鈞及辜顯榮勸募復工，昭和十四年（1939）告竣。孔廟是儒學與教化的象徵，為重視臺灣傳統文化者所熱烈支持，然《臺灣民報》曾反對花費大筆金錢蓋孔廟，認為社會教化、啟發民智比形式的祀孔來得更加重要。對孔廟的不同意見，反映出知識分子對新舊文化不同的態度。

此詩首聯以歡喜的心情寫孔廟的新修。日治後，明治四十年（1907）拆臺北府城孔廟，建造第一高等女學校（今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），於學校內建一小閣，每年孔子誕辰由學校師生致祭。而今大龍峒孔廟繼續修建，使得臺北孔聖奉祀得以承續，詩人回想起來有著重生般的歡喜。頷聯指歷盡時空滄桑的巨大變化，感觸十分深刻，重新瞻仰及祭祀孔廟，勉懷並追溯孔聖先哲。頸聯謂尼山孔子的道統，在臺灣的圓山重見，泗水的儒學在淡水之濱的孔廟獲得見證。尾聯強調，上天將以孔子作為宣揚教化人心的代言者，遺風將久留美麗島，啟發斯土斯民。

【作者】

顏笏山（1872-1944），號覺叟，又號夢覺老人。淡水縣艋舺（今臺北市萬華區）人。父顏一瓢係光緒己卯年（1879）舉人，於明治三十年（1897）獲頒紳章。顏笏山自幼聰穎，詩文出眾。日治初期從事實業，惜未有成。大正元年（1912）任職於顏雲年「雲泉商會」，後於萬華開設「夢覺書房」，致力教授漢文，及門弟子數千人。大正十四年（1925）擔任《實業之臺灣》編輯。為「瀛社」創社社員，大正十一年（1922）創立「高山文社」、「龍山吟社」，擔任社長。社員包括《臺灣日日新報》記者及地方人士。初期以「夢覺山房」為聚會吟詠之地，大正十四年（1925）詩會地點改至龍山寺西廊。個性恬淡自守，喜詩文燈謎。昭和五年（1930）參與儒墨論戰，有〈兼愛非特無父並無倫常〉、〈是真墨者乃非儒 是真儒者必非墨〉等文支持儒學，反對墨學。昭和十七年（1942）七十歲時由其子嗣出版《夢覺山莊古稀紀念集》。

【注釋】

1. 宮牆萬仞：仞，量詞。古代計算長度的單位，八尺為一仞，一說七尺為一仞。宮牆萬仞原用以稱頌孔子學問道德高深淵博，典見《論語·子張第十九》，此指臺北文廟崇高巍峨。
2. 根觸：根，音ㄉㄨㄥ，。根觸，感觸。
3. 俎豆：俎和豆。古代祭祀、宴饗時，用來盛祭品的兩種禮器，亦泛指各種禮器。
4. 尼山：位於中國山東省曲阜市城東南三十公里，是孔子的出生地。當地有尼山孔廟、尼山書院。此指孔子。
5. 泗水：源出山東省泗水縣陪尾山，分四源流因而得名。乃孔子聚徒講學之所。
6. 木鐸：鐸，音ㄉㄨㄛˊ，金口木舌的銅鈴，古代施教教振召集群眾所用。《論語·八佾》：「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」此喻宣揚教化。
7. 淹留：久留、逗留。

獄中感春賦落花詩以自遣

林資修

繫久懸知景物非¹，強揩病眼弔斜暉²。九旬化碧將為厲³，舉國招魂未忍飛⁴。歷劫尚當甘墜落⁵，幾生修得到芳菲⁶。因風寄謝⁷枝頭鳥，極口催歸⁸何處歸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微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參拾壹冊，原載林資修《南強詩集》。大正四年（1915）西來庵事件後，臺灣人便由武裝抗日轉為文化抗日。其間興起的民族運動風起雲湧，尤以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為最。自大正十年至昭和九年（1921-1934），歷時十四年，共請願十五次。雖然未成功，卻促成了臺灣地方自治的發展。大正十二年（1923）十二月十六日爆發「治警事件」，全臺四十一人遭逮捕，五十八人被傳訊。大正十四年（1925）二月二十日三審定讞，林資修被判三個月徒刑，此詩寫在他入獄服刑期間。詩中強烈地呈現出林資修以落花自喻，「物我兩詠」的情懷。

首聯寫自己因身陷囹圄，在獄中見不到外界景物的變化，但推算時日，也知此時乃晚春而花將落之際。在牢中，只能望著高窗的夕照光輝，揣想外界的落花景致。頷聯以落花隱喻自己的死亡。這次入獄，共有九旬（三個月），他認為自己或將死去，死後會像忠臣之血化為碧，而自己的魂魄，則將因怨忿難消而成為厲鬼，這一句是對日人統治的最深沉抗議。但是入獄諸君，均受國人支持肯定，自己和落花一樣，都因「舉國招魂」，不忍凋零。頸聯表面上寫花，實際上以花自喻，寫當下的處境。花歷劫，時間到了，本該凋落，就跟自己參與請願運動，入獄乃是抗日的代價。花不知幾世修行才能成花，如同人身難得，下次修得人身，又不知是何世何年。尾聯以寄謝枝頭上的杜鵑鳥作結，杜鵑不斷地鳴叫，自己被鳥催歸，但在牢獄之中，已無法輕易歸家。甚至也不知在三個月刑期服滿後，自己能不能生還返

家。此詩以落花自喻，生命如同晚春的花一樣，隨時可能凋落。身體孱弱且有嚴重肺病的林資修，感知自己風中殘燭般的命運。然而，在不安之中，又隱隱以萇弘碧血及舉國招魂表達自己的堅定信心。此詩情景交融，記述當時時事及心情，乃林資修的重要代表作。

【作者】

林資修（1880-1939），同前，頁244。

【注釋】

1. 繫久懸知景物非：繫久，在監獄被關的時間長了。懸知，因懸想而推知，也就是料想、推論的意思。景物非，因時間推移、季節更迭，景物有所變化。
2. 強揩病眼弔斜暉：強揩，勉強擦拭。病眼，因病而視線模糊不清。弔，憑弔、追念。斜暉，夕照餘光。
3. 九旬化碧將為厲：九旬，九十天，即三個月，指林資修被判刑的刑期。化碧，《莊子·外物》曾記載，周大夫萇弘忠貞為國而遭奸人讒毀，放歸蜀後，剖腸自殺而死。蜀人感其忠誠，以小匣盛其血液珍藏，三年後，其血化為碧。厲，厲鬼、兇猛的鬼。
4. 舉國招魂未忍飛：舉國，全國。招魂，招回生者或死者離散的魂魄。此句物我兩寫，字面上是寫舉國憐惜花之將落，因此花不忍便落。同時亦比喻，舉國之人同情林資修等人遭冤屈被關，林資修亦回報國人之情，不忍便離世。
5. 歷劫尚當甘墜落：歷劫，經歷劫難，指受盡苦楚。尚當，尚且應當。墜落，指花的凋零。
6. 芳菲：美麗的花。
7. 因風寄謝：因風，憑藉著風。寄謝，傳達、告知。
8. 極口催歸：極口，不停地鳴叫。催歸，催促著回去。此句的枝頭鳥，依詩意應是指杜鵑，因為杜鵑出現在春末，啼聲似「不如歸去」。

澹廬遇逸漁夜話

施家本

心如皓月照清湍¹，座上光分蠟燭寒。長此交情同水淡，管他世味比梅酸。干時獻璞原非計²，矢志移山³豈是難。暫假一雙青白眼⁴，細從人海去觀瀾⁵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寒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參拾柒冊，原載林資修編《櫟社第一集·肖峰詩草》。詩題〈澹廬遇逸漁夜話〉，點出了寫詩的地點、時間、人物等訊息。澹廬是「櫟社」社長傅錫祺在潭子的寓所，此時施家本已因才華洋溢，受林獻堂之聘，前往霧峰林家擔任秘書。在「櫟社」社長住所與同鄉詩友許逸漁夜談。月光映照下，這位鹿港才子以詩對故鄉人表達了自己的志氣懷抱，也展現他兀傲不群的性格。

首聯扣住題目的「夜」字，寫戶外的月光與室內的燭光。月照清湍，如我心之朗亮又復激昂；光映同座，彼此分享心事，傾訴懷抱。頷聯以「淡如水」寫彼此間綿長不變的君子之交，「酸於梅」則寫世人的尖酸冷酷。施家本才華過人，豪放不羈，喜浪蕩冶遊，曾招來不少閒言冷語，對此，他皆傲然以對。頸聯詩人自比獻玉的卞和，努力發揮才能，協助林獻堂籌辦臺中中學、創設同化會、推動六三法案撤銷運動，諸多作為不僅未能見賞於人，甚至對自己造成傷害。儘管如此，他還是要秉持愚公移山的精神，努力破除眼前一切障礙。尾聯援引阮籍對人做青白眼的形象，除了故舊知交之外，他不把俗人看在眼內，最終以倨傲的姿態，冷眼觀看茫茫人海的起伏變化。

【作者】

施家本（1886-1921），字肖峰，又作嘯峰。彰化鹿港人。乙未（1895）隨父親舉人施仁思（1858-1897）西渡，後怙恃全失，遂於明

治三十年（1897）返臺，由庶祖母撫養成人。明治三十六年（1903）入鹿港公學校，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以同等學歷考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，明治四十年（1907）因「長期欠席、學業不進」的理由遭退學，旋應鹿港公學校之請擔任教職，後又擔任臺中州民事調停課翻譯。大正二年（1913）受聘為霧峰林家記室，協助創辦臺中中學，後轉任林獻堂秘書兼翻譯，隨林獻堂推動「六三法」撤廢運動。大正九年（1920）離開林家，原擬自行創業，不幸於大正十年（1921）病逝，得年三十六。施家本才氣縱橫，漢學素養極佳，有「鹿港才子」之譽。大正八年（1919）加入「櫟社」，大正十年（1921）與陳懷澄、莊嵩、丁寶濂等同鄉共組鹿港「大冶吟社」，並擔任首任社長。除漢詩外，亦擅長和歌，曾從鹿港龍山寺住持光明智曉和尚學，為首位應徵天皇「敕題」而獲入選之臺人。施家本雅好日本古典文學，尤好十四世紀吉田兼好法師《徒然草》，因此其書齋名為「徒然草堂」，手抄詩集題為《徒然草堂詩抄》，惜今未得見。其漢詩兼具雄奇曠放與蘊藉遙深兩重特質，後輯有《肖峰詩草》。

【注釋】

1. 清湍：清澈的急流。
2. 干時獻璞原非計：干時，求為世用。獻璞，獻玉，用卞和的典故。戰國楚人卞和三獻玉石，兩度遭厲王、武王以欺誑之罪刖其足，文王即位後，令人鑿開玉石，寶玉終為世人所知。原非計，原本就不是好的主意。
3. 矢志移山：矢志，下定決心。移山，指現實上很難完成的任務。用愚公移山的典故。
4. 暫假一雙青白眼：假，借。青白眼，表示重視或輕視的眼色，用阮籍的典故。《晉書·阮籍傳》：「籍又能為青白眼，見禮俗之士，以白眼對之……（嵇）康聞之，乃齋酒挾琴造焉，籍大悅，乃見青眼。」
5. 觀瀾：瀾，大波浪。在此指觀看起伏變化。

客來驚榕樹長大有作

魏清德

榕樹陰中話夕暉，十年前事感依稀¹。當時矮小纔逾尺，今日扶疏²已過圍³。午噪青蟬藏葉穩，晨喧黃雀繞枝飛。世間大抵都如此，吳下阿蒙⁴詎⁵可非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微韻。收錄於《全臺詩》第參拾捌冊，原載魏清德《潤庵吟草》。榕樹屬多年生喬木，因其生長快速，莖幹粗壯，垂懸的氣生根可幫助呼吸，若氣生根接觸土壤還可發展為枝幹，用以支撐主幹，迅速向外擴展。因為樹冠廣闊，枝葉濃綠，能容人納蔭，是臺灣常見的植物。魏清德此詩透過榕樹生長快速的特性，以對照來客前後所見的差異，抒發己見。「驚」字頗耐人尋味，萬物生長，日益滋繁茁壯，本是極自然的事。作者用「驚榕樹長大」，突顯出此現象的不平凡，值得進一步探究。

首聯寫夕陽斜照下，主客兩人對談十年前的往事，感到恍惚迷離，模糊難辨。頷聯鋪陳十年來榕樹的變化，從矮小才逾尺，到粗壯超過一人合抱，周遭景物的變異，身在其中的人未必能察覺，透過外來訪客反而可以清楚地感知。頸聯透過午時蟬隱濃葉，晨間雀噪枝頭，寫榕樹的根深繁茂。高大濃密的榕樹在景觀上，已迥異於往昔。尾聯以「吳下阿蒙」的典故來比喻「樹」不可貌相，十年前不起眼的小樹，轉眼間變成枝葉繁茂的大樹，樹本身蘊蓄的豐沛能量與環境巨大的影響，確實不可小覷。這首詩表面寫臺灣常見的榕樹之生長變化，末句以當年吳國大將呂蒙為喻，或許隱然有所指涉。是什麼樣的時間、甚麼樣的空間裡亦有如此令人心驚的人或物？是魏清德嗎？或是魏氏所處的臺灣社會呢？頗耐人尋味。

【作者】

魏清德（1886-1964），號潤庵，筆名尺寸園主人。新竹人，後移居萬華。幼從其父魏篤生學漢文，又從張麟書、曾吉甫學漢詩，漢學根底深厚。明治三十九年（1906）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，歷任新竹廳中港公學校、新竹公學校訓導。明治四十二年（1909）總督府文官普通試驗合格。翌年（1910）因新竹縣知事櫻井勉之推薦，進入「臺灣日日新報社」任職，嗣受該報主編尾崎秀真賞識，擢拔為漢文部主任，直至昭和十五年（1940）始依願免任。為「詠霓吟社」、「瀛社」社員，並繼謝汝銓之後出任「瀛社」第三任社長。昭和五年（1930）參與日本漢詩人久保天隨所創之「南雅吟社」，與國分青厓、館森袖海、猪口安喜等日本漢詩人往來，為該社唯一的臺籍成員。戰後，擔任臺灣省立臺北第二中學（今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）教師、臺灣合會儲蓄公司（今臺灣中小企業銀行）總經理，時與于右任、賈景德、陳含光、曾今可等中國來臺人士相唱和。著有《滿鮮吟草》、《潤庵吟草》、《尺寸園瓚稿》等詩集。民國一百零三年（2014）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《魏清德全集》八冊。

【注釋】

1. 依稀：彷彿，不清楚的樣子。
2. 扶疏：枝葉茂盛的樣子。
3. 過圍：圍，量詞，以兩手合抱的長度為一圍。
4. 吳下阿蒙：阿蒙指三國時期東吳名將呂蒙，本因不識字而較少見識，在孫權的鼓勵下努力學習而突飛猛進，學識淵博。後人以「吳下阿蒙」比喻見識淺薄之人，但也常以「非昔日吳下阿蒙」來顯示論人不可以一時所見作為定論。
5. 詎：音ㄌㄩˋ，豈，反問句。

吾人

賴和

鬱鬱¹居常²恐負名³，祇緣⁴羞作馬牛生。世間未許權⁵存在，勇士當為義鬥爭。一體⁶有情⁷何貴賤，大千⁸皆佛不聞聲。靈苗⁹尚自無均等，又敢依違¹⁰頌太平。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庚韻。原載林瑞明編《賴和全集·漢詩卷》。賴和曾接受傳統漢學教育，又面對世界新文化的潮流，因此經常透過漢詩的形式表達新思想。大正十二年（1923）十二月十六日，因「治警事件」入獄。初囚臺中銀水殿，後移送臺北監獄，共入獄二十多天。此次獄中經驗對賴和影響甚大，他積極地透過新、舊文學作品，表達堅定的反殖民立場與剛毅不屈的精神。此詩題目「吾人」，意即「我」，或「我輩」——我們這些不甘被強權壓迫的人，在被殖民的環境下，應如何自處？是這首詩的主旨所在。

此詩寫於大正十三年（1924），賴和在詩裡強烈地控訴被殖民的痛苦，以及追求正義公理的必要。首聯敘述在日本統治下，我們這群臺灣人總是鬱鬱寡歡，也不敢享有盛名。只因為恥於像牛馬般被殖民者鞭撻驅使，沒有尊嚴與自由。頷聯以堅定的態度表示：人世間不能容許強權壓迫的存在，有勇氣、膽識的志士應為爭取正義公理起而抗爭。這是賴和鏗鏘有力的指控，同時發出雷霆萬鈞的正義之聲。頸聯轉從佛教的視角，從「理」、「事」兩方面來討論。依佛家義理，所有眾生生而平等，怎能有貴賤高下的分別？然而事實上，臺灣民眾深陷在痛苦的深淵，諸佛菩薩為何未能聞聲救苦？有如屈原的「問天」，賴和向造物主，向慈悲的佛陀提出質疑，內心充滿憤怒與不平。尾聯指出，當前臺灣人民未能受到平等對待，我以及任何一個有良知的臺灣人，又怎能違背良知，去依附統治者，歌頌臺灣已經是太平盛世。這首詩不僅鼓舞臺灣人要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和存在的尊

嚴，同時對追求自身利益與聲名，諂求權貴的媚日者無異是當頭棒喝。

【作者】

賴和（1894-1943），本名賴癸河，筆名懶雲。彰化縣（今彰化市）人。明治四十二年（1907）入「小逸堂」書房學習漢文，明治四十四年（1909）考取臺北總督府醫學校，與杜聰明、翁俊明為同學。醫學校畢業後，最初任職於嘉義醫院，因不滿臺日醫師間的差別待遇，於大正六年（1917）返鄉開設「賴和醫院」。大正七年（1918）二月前往廈門鼓浪嶼，任職博愛醫院，翌年（1919）七月退職返臺。大正十年（1921）十月參與臺灣文化協會，並獲選為該會理事。此後賴和更積極投身文化講演、編輯《臺灣民報》，並陸續創作新文學作品。大正十二年（1923）十二月，因「治警事件」入獄，使他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。翌年（1924）爆發「新舊文學論戰」，賴和極力主張推動新文學，同年年底發生農民運動「二林事件」，賴和發表第一首新詩〈覺悟下的犧牲——寄二林的同志〉。除新詩外，也以白話文進行散文與小說創作。昭和七年（1932），與葉榮鐘、郭秋生等人創辦《南音》雜誌，鼓勵以本土語言寫作。昭和九年（1934）「臺灣文藝聯盟」創立，被推舉為委員長。此後更常在《臺灣文藝》、《臺灣新文學》發表作品。昭和十四年（1939）與彰化地區跨越新舊文學的作家，如陳滿盈、楊守愚等共同創立漢詩社「應社」，在日本廢除報刊雜誌漢文欄之際，繼續用熟悉的傳統漢詩表達對時事的憂心和關懷。賴和一生以反抗殖民統治、批判封建制度為主，其作品多採寫實主義手法，強調抵抗殖民與文化啟蒙的思想。生平無作品集出版，民國六十八年（1979），李南衡首先將賴和部份作品整理出版《賴和先生全集》，民國八十九年（2000）林瑞明據賴和手稿，編輯《賴和全集》。

【注釋】

1. 鬱鬱：悶悶不樂。
2. 居常：日常、平常。
3. 負名：享有盛名。

4. 緣：由於、因為。
5. 權：強權。
6. 一體：全體。
7. 有情：佛教用語，泛指一切有情識的生命，即「眾生」。
8. 大千：佛教語，指廣大無邊，紛紜複雜的世界。
9. 靈苗：聖賢的後裔，此處指臺灣人民。
10. 依違：依順，依仗。

冬日漫興 二首之一

周定山

非關毀譽客懷¹寬，潦倒風塵歲又闌²。饒有閒情
逃世易，絕無媚骨入時難。詩真鍛鍊³吟方覺，字
到精神倦亦看⁴。自分⁵由來少熱血，緣何嚴雪不
知寒⁶。



【題解·賞析】

此為七言律詩，押寒韻。原載周定山《一吼居詩存·癸亥（1923）稿》。〈冬日漫興〉寫詩人歲末作客他鄉的情懷。由於出身貧困，一生屢遭困頓，周定山很早就面對社會黑暗面，加上個性耿直，嫉惡如仇，因此事業諸多不順遂，但周定山從未屈服或退縮，這首詩表達了他這樣的心情。

此詩分兩部分，首聯與頷聯描述自我的性格，不計毀譽、傲骨嶙峋，儘管生活潦倒，寧願避世隱居，也絕不迎合世俗、隨波逐流。頸聯與尾聯寫道：既然無法媚俗，就回到自我的世界，吟詩作字，筆耕不輟，其樂無窮。詩末以反問的方式自云：一直以來我自認是個缺乏熱血的人，但是，冷冽的冬天，為何感受不到嚴酷的寒冷呢？這當然是反語。假如沒有內在奔騰的熱血，怎麼有辦法抵抗嚴冷的冬雪，乃至人情的寒涼？詩人寫自己耿介的性格，看似與世俗格格不入，不在意世人的譏毀讚揚。但是，他並非遠絕人間，而是「以冷筆寫熱腸」，冰肌玉骨心更明。苦寒釀梅香，生活的困厄成就周定山在詩歌上的造詣，他曾云：「一生心血在詩篇」，詩在他生命中佔有一神聖、至高無上的地位。又說「詩清乃虛府」，清高的品格，方能成就高雅清致的詩歌。這是詩人拒絕媚俗，始終堅守理想的表徵。

【作者】

周定山（1898-1975），字克亞，號一吼。臺中縣馬芝堡（今彰化縣鹿港鎮）人。世代務農，原居彰化洋仔厝（今彰化縣鹿港鎮內），後移居鹿港草仔市（今鹿港鎮興化街一帶）。明治四十一年（1908）入鹿港公學校就讀，課後至私塾學習漢文，後因家貧輟學，入木工廠學藝。大正四年（1915）棄工就商，大正十三年（1924）應花壇李家之聘，擔任教讀。大正十四年（1925）正月首次赴中國大陸，擔任漳州中瀛協會兼《漳州日報》編輯等職務，「五卅慘案」後回臺。昭和二年（1927）應「大雅讀書會」之聘，擔任教職。昭和七年（1932）轉應「北屯漢文研究會」之聘。昭和九年（1934）任《臺中新報》編輯。昭和十年（1935）任《東亞新報》漢文編輯。昭和十二年（1937）五月應召從軍上海，入軍務部總務課第一班，後因父親病重返臺。又應霧峰林紀堂之聘，擔任家庭教師。昭和十七年（1942）與友人在彰化觀音亭附近開設「榮泰行」中藥藥材行，不幸遭美機炸燬。戰後，擔任虎尾廳民政課課長、臺中省立圖書館編目等職。後返鹿港在泉郊會館授漢文，晚年則在自家住宅教書。周定山於民國三十六年（1947）一月加入「櫟社」，又加入《臺灣詩壇》擔任編輯，民國四十六年（1957）創立「半閒吟社」。著有《一吼居詩存》、《一吼劫前集附劫後集》、《倥傯吟草》、《大陸吟草》等詩集，存詩二千餘首。

【注釋】

1. 客懷：作客他鄉的情懷。
2. 歲又闌：闌，晚之意。歲闌，即歲末。
3. 鍛鍊：不斷冶鍊使其更加精純。
4. 字到精神倦亦看：字，指書法。書法寫得有骨勁有活力，令人百看不倦。
5. 自分：自忖、自己思量。
6. 緣何嚴雪不知寒：緣何，為何。嚴雪，隆冬大雪。